

在乡下，冬季来临之前都要腌菜。

那种差不多齐腰高的黑釉大缸，先洗干净，再把洗好的大白菜一棵一棵码进去，码一层菜洒一层盐，为了让缸里的菜压紧实，这就要有人跳进缸里去用脚踩那些菜，踩菜的人把脚洗洗就跳进缸里去了。随着缸里的菜越放越多，这负责在缸里踩菜的人先是在缸里露半个身子，然后是能看到他的腿了，然后是能看到他的那双脚了，你看这缸大不大。负责跳到缸里踩菜的一般都是男人，很少见有女人做这种事，起码我是没见过。

过去居家过日子，家家户户都得在冬天来临之前腌这么几缸菜，一缸大白菜、一缸胡萝卜，或者再来一缸“烂腌菜”。所谓的“烂腌菜”就是各种菜都有那么点的腌菜，花花绿绿既好吃又好看。腌“烂腌菜”很费事，要不停地切菜，白菜、萝卜、芹菜、苕蓝根子都要切碎，所以谁家腌这个菜就得有人前去帮忙。邻居们到时都会去，方便的话还要带着一块案板，就那么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切，切完的菜还要再用水淘一下，然后

一层菜一层盐铺到缸里去，照例也得有人跳到缸里去，缸里的菜踩严实了才不会坏。天气一冷，人们就先吃这种菜，其他的腌菜放在后边吃。在北方，吃小米稠粥，离不开这种烂腌菜。从缸里夹些烂腌菜，用滚烫的油泼些辣子猛地往烂腌菜里那么一浇，“刺啦”一声，这顿饭不

赖。吃窝头也离不开这种烂腌菜，用这个烂腌菜和山药蛋烩一锅菜——村里杀羊，羊尾巴往往舍不得吃，用盐揉巴揉巴挂起来，什么时候吃这个烩菜，就会从羊尾巴上拉那么一块儿放在锅里，这个菜味道很特别，也很香。这些大缸里的腌菜都离不开人用脚去踩，一双赤脚，在缸里踩来踩去，可是谁都不会对这赤脚有什么意见。这让我想起在仁怀镇茅台酒厂看那些年轻的工人们光了脚拌糶，车间里太热，没人不是满头大汗，他们都光着脚，用脚把糶和发酵过的料一脚一脚地拌匀。我很喜欢那种场面，二三十个小伙子，都赤着脚，这道工序离不开赤脚。我想酒鬼们对此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墨耘·曾广闲文专栏

丝路长安：琵琶叩海（6）

○ 墨 耘

它不仅是决策的中枢、使节受命的原点，还是文明力量向四海辐射的起点。于是，潮声与弦音，便在长安的胸腔里共鸣、发酵，化作了它的气度。这种气度，是李太白笔下“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的浑然天成，是时人诗中“百舸千帆西域宝，胡音汉韵满长安”的富丽从容。长安人啖着岭南快马送来的荔枝，赏着东罗马传来的幻术，花着大食流通过来的银币，读着天竺取回的佛经。他们不争论这些珍宝来自陆地还是海洋，只在乎浸润其中真和美的质地与匠心。长安的基

因里，既镌刻着黄沙驼铃的悠扬坚韧，也流淌着碧海帆影的远征豪情。

千年之后，站在西安的城墙上，那场伟大的对话，并未因驼铃消逝、帆影远去而停歇。大雁塔的铃声，是琵琶在时光里的激荡；远处国际港“长安号”中欧班列一声汽笛长鸣，则漾起了属于新时代大经略的粼粼波光。长安，或者说西安，从来不是地图上一个静止的点，它是丝路上最伟大的和声部，用琵琶的琴音与海浪的翻涌，将陆的雄浑与海的浩瀚，和谐地奏鸣于同一片天空之下。

里只看得见外在事物，一门心思追逐名利、旁人认可，喜怒哀乐尽数依托身外之物；人到半百才算真正走向成熟，心思慢慢从向外追逐，转为向内安顿自身，不再执着于表面得失，日日静下心来梳理自己的心念。

第二层体悟，懂得悲欢终究只能自己承受、自行度过。每个人都活在独属于自己的精神天地，心底的欢喜哀愁，旁人无从看清，更没办法替自己分担消解。半生奔波劳碌，藏着许多求而不得的心愿、力不从心的失落、真心付出却得不到善待的寒凉，这般深沉的伤感，只能独自慢慢释怀。走过半生尚且身体健康，家中寻常烟火安稳，亲人常伴身旁，已是万般幸运。看透浮华虚妄后寻得内心平和，这份温和绵长的欢喜，也只能自己悄悄珍藏。亲友纵使有心宽慰，几句温软话语，替代不了一

路历经的坎坷；亲人即便朝夕相伴，也没法化开心底积压多年的心结。就算看透人情冷暖、人心虚实，我依旧守着心中本真，历经世事却不愿变得世故，见过圆滑纷争，心底还留着一份赤诚。见过人心算计、世态凉薄，却不愿随之变得冷漠功利，始终热爱寻常烟火日子，珍惜每一段来之不易的相交缘分，对山川草木、花鸟虫鱼、世间一切鲜活生命心存敬畏，心底长久留存一份纯粹温热。

活到五十岁，自警两个字要长久记在心头。往后余下漫漫岁月，时常存一份警醒克制的心，不被心念幻化而出的虚妄景象困住，不因旁人随意褒贬扰乱内在心神，坦然接纳命运赋予自身的所有缺憾与馈赠，心怀对世间万事万物不变的热忱与敬畏，稳稳守好内心的清明本分，行事不慌不忙、处世不卑不亢，以沉静自持的姿态，安稳走完往后岁岁年年。

神女峰

○ 曹继红

来不是因为她拥有鲜活的生命力量，而是因为她成了男权语境下，被供奉、被展览、被定义的完美祭品，是固化女性命运的符号与工具。

舒婷的通透与勇敢，就在于她不愿歌颂这场千年的悲剧。她写下一句震碎世俗偏见的诗：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这短短两句，是整首诗的灵魂，也是当代女性意识最温柔的觉醒。世人贪恋神女千年不朽的虚名，追捧这座冰冷山石铸就的丰碑，可舒婷深知：没有温度的坚守，从来不是伟大，只是无尽的荒芜；失去自我的忠贞，从来不是美德，只是可悲的禁锢。所谓“悬崖展览千年”，是世俗赋予女性的虚假荣光。为了一个遥远的、渺茫的执念，放弃鲜活的生活、真挚的情绪、滚烫的人生，独自承受千年的孤独与荒芜，被后人歌颂、被世人敬仰，可这份荣光背后，是一生的孤寂与牺牲，

胆小谨慎，左右顾盼，呼朋唤友，拖着细长的漂亮的尾羽，站上树枝，嘎嘎地鸣叫，尾羽一翘一翘。乖巧流线麻色的美丽身段，在树木枝丫间忽高忽低上下翻飞，灵巧异常。一天，我正在林间散步，听到树林远处啪的一声，知道是弹弓射出的石子碰撞树枝树叶的声音。循声而去，只见一个人一次次弯腰伸手捕捉不断挣扎在树下杂草丛里的麻野雀。被捉到手的麻野雀颤抖着身体，不知伤到了哪里。我急步上前与打鸟人交涉：你打下来的鸟是麻野雀，益鸟，又叫吉祥鸟，赶紧放了吧。那人一手逮着鸟，不情愿地只好把鸟扔到半空，受了轻伤的鸟有气无力地飞上树枝。我看着它的惊恐，心里为之一震，似

书院门

○ 梦 萌

宝，想办法弄个秦砖汉瓦也不虚此行。文物贩子稳坐如弥勒佛，脸上的微笑神秘得仿佛背后真藏着一尊金佛正待出手。柜台小姐卖弄作秀的样子常使人产生幻觉，错以为美的价值不在名家字画本身，而在于卖者的佼佼姿容。现场献艺的多是二三流书画家，他们的美髯长发和作品一样，暴露出太多炒作造势之嫌，但斯人依然如故，依然挥洒不辍。假冒伪劣永远是一只无孔不入的绿头苍蝇，一旦闯入文化市场，就有了一个漂亮的称谓——赝品。这就使工商部门难以打假，赝品和真迹同样炙手可热。也有店家一身豪气，摆摆手，咳一声：“拿去吧，便宜就便宜了，这古董在咱这不算稀罕，到地里刨刨到处都是！”更有甚者，竟吹嘘自己是秦始皇或唐太宗第几十代后裔，侥幸时出手几个仿秦俑或唐三彩也是常有的事。

理，值得一辈子放在心上。

古时读书之人，特别看重五十这个年岁。盖因那时人均寿命较短。旧时礼法规定，五十之前只能称作“生日”，待到年满五十，才算得上“寿”。因此历代文人每逢五十这道关口，大多会提笔写下“自寿诗”，借着诗文梳理半生走过的路途，静心思量自身得失。我自知才疏学浅，写不出工整得体的“自寿诗”，只能扪心自问，写下一篇短文，意在提点、约束自己，因而这篇文章便取名《五十自警》。

活到五十岁，半生风雨悲欢都亲身尝遍，经过岁月慢慢沉淀，心底生出几层真切实在的体悟。第一层体悟，看透世间万物的本源，天地间所有风光际遇，说到底都是人内心念头映照出来的虚影。寻常人总觉得天地辽阔、人来人往喧嚣繁杂，静下心来细细思索便

是从未为自己活过的遗憾。而“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是最朴素、最珍贵的女性本真。女性从来不是无悲无喜、隐忍克制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泪有痛的普通人。我们可以脆弱、可以难过，可以肆意宣泄情绪，可以不必永远坚强、永远懂事、永远无私。真正的爱与坚守，不是自我禁锢的牺牲，不是放弃自我的等待，而是拥有感知幸福、接纳情绪、拥抱生活的权利。诗中那些迎着船只蓬勃生长的金光菊与女贞子，是最动人的隐喻。它们肆意生长、热烈绽放、生生不息，不受束缚、不被定义，代表着挣脱枷锁后的鲜活生命力。这是舒婷心中真正的女性模样：不做被世人供奉的冰冷石像，要做热烈鲜活、自在生长的自己。

千年神女峰，依旧伫立江畔，只是在舒婷的笔墨里，它不再是值得追捧的贞洁丰碑，而是一面照见女性命运的镜子。它让我们看见，千年以来，无数女性被枷锁困住的一生；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独立与清醒，是告别无谓的自我牺牲，守住自我的本心与鲜活。不必做伫立悬崖、万古不朽的石像，只需做鲜活热烈、随心而行的自己。敢爱敢痛、敢哭敢笑，忠于自我、不负此生，这便是《神女峰》留给当代女性最温柔也最坚定的觉醒。

乎它给了我感激的一瞥。

喜鹊也属雀的范畴，是与人为善、与绿地为邻的喜庆鸟雀。它好像是在田野里过的冬，身上始终存着一抹残雪，立在地上，要么双爪紧握离地跳跃，要么如农场主背着手般背着双翼迈着八字步巡视领地。偶然发现两只乌鸦来到草地觅食，这可不得了，只听得几声叽叽喳喳，忽然围拢过来的几只喜鹊便先后起飞，像战斗机群的拉高与俯冲，一只只迅速掠过乌鸦头顶，受到干扰不得不飞起的乌鸦，在空中接着又受到几只喜鹊的轮番啄击追赶，可怜的乌鸦，最后只得以免失败的闯入者身份被驱赶而逃离。

夏夜降临，青蛙的欢唱激活了原上的喜悦，蟋蟀在不易觉察的去处畅鸣，更显得乡村清幽。此时，树上的蝉和雀已隐蔽于枝丫，安然睡去。

城墙根是清一色的书画大集，画坊画廊比比皆是，各类风格的作品琳琅满目。除了店面门市外，露天摊点可谓铺天盖地，挂满了数里长的城墙。长安画派、陕北画派、米脂剪纸、户县农民画等各显千秋。

陕西近代书坛，当以宋伯鲁和于右任为翘楚，前者含竹帛金石之声，后者吐行云流水之气。现代书家倒也不少，谢德萍久居京华，只因书道严谨，墨迹有限，终未领桑梓之挈；吴三大的随意性、钟明善的书卷气、石宪章的碑帖感、茹桂的儒雅风，都是一路诸侯，但要达到宋于造诣，尚须更多历练。还有贾平凹，字虽土头土脑，但细品确有一种别于他人的稚拙率真之气。这些人的作品随处可见，大多三四千元以上。刘文西、王有政等的画也不少，行情都是天文价。

更有美院艺校的画男画女，作品和人一样青春靓丽、先锋前卫。略略数笔，就是一个风景、一个故事、一个脱俗不凡的意象。他们出卖作品，也出卖艺术和思想。因为他们懂得，只有出卖才能显示价值，才能弥补羞涩的钱袋以养活肚子和艺术。

五十自警

○ 史飞翔

能懂得，偌大世间，真正属于自己的只有一身皮囊，周遭所见的一切，全是心念幻化而来。身边心意相通、长久相伴的友人，是心底柔软善意映照出的另一个自己；行路途中遇见处处为难、与自己隔阂对立的人，从来不会凭空出现，都是自身心底潜藏的傲慢、嗔怒、狭隘一点点招引而来。拨开所有外在热闹与人情牵绊，人的一生终究只能独自前行。世间功名荣辱、旁人评价、人际聚散离合，大多如同镜花水月，虚幻不实，不必长久挂在心头；唯独肉身承受的病痛苦楚，真切实在无从躲避。年少踏入俗世，眼

长江巫峡的神女峰，伫立千年，在世人的笔墨与传说中，始终是忠贞不渝的绝美象征。从古至今，人们歌颂她独守江畔、望断天涯的执念，赞美她为爱枯等、至死不渝的纯粹。千百年来，这座山石化身的神女，被塑造完美的女性典范：隐忍、坚守、奉献，将一生的喜怒哀乐，全部系于一份远去的执念，成为“贞洁女性”的不朽丰碑。可当舒婷站在江畔，凝视这座被世人膜拜千年的山峰时，却跳出了千年固化的世俗视角，看见藏在丰碑背后的苍凉与牺牲。

在传统的叙事里，神女的伟大，在于“牺牲自我”。传说中神女瑶姬守望故人、终身守候，日复一日伫立悬崖，耗尽鲜活的生命，化作冰冷的山石。世人偏爱这样的故事，因为它完美契合了千百年来对女性的规训：女性的价值，在于坚守、在于隐忍、在于无私奉献，在于为爱情、为道义牺牲自我的喜怒哀乐与人生自由。于是无数女性被这套标准裹挟一生，像无形的枷锁，困在“忠贞”“贤惠”“隐忍”的标签里。她们习惯性压抑自己的情绪，克制自己的欲望，把等待当成宿命，把牺牲当成美德，一辈子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唯独弄丢了真实的自己。神女峰之所以被代代传颂，从

黄昏的斜阳依然散发着一股炽热。我刚从粮油一条街的拐角转过来，一粮油店门前的送货三轮车下闪电般扑出一只翘起尾巴的黑猫，一只麻雀刚刚离地腾飞，就在空中被猫噙在嘴里，见我看着，又急忙叼着不知死活的麻雀蹿到三轮车下的阴影里，还扭头凶狠地盯了我一眼。我第一次目睹了麻雀的生死一瞬，像《动物世界》里的老虎捕食一只瑟瑟发抖的野鸡的微缩版。那麻雀一定是一只刚刚学会飞翔而从树上落下觅食的幼雀，黑猫一定是久经沙场的老猫。

雀，在方言里是对鸟儿的泛称，我们本地把喜鹊、金丝鸟、翠鸟、麻野雀等统称为雀。其中的麻野雀又叫吉祥鸟，

西安南门内有条街叫书院门，名字颇有文化底蕴。从书院门到碑林，再沿城墙向东，全是文物古玩、书法绘画、文房四宝、瓷器玉雕、珍珠玛瑙、手工艺品的天下。门店里洋溢着书香之气，地摊上流淌着青铜之音，空气中飘荡着人文情怀。历史好似一下子停滞了、凝固了，现实的酒杯于是就有了祖先歃血为盟的豪爽。文化在这里是一张千篇一律的名片，谁都可以印、可以用，可以冠几个摸不着边际的头衔，可以在墨香酒气和铜钱的叮当声中享受她的妩媚与多情。

进了镌有郭沫若题名的牌楼大门，就像回到了大唐鼎盛时期的长安街头。瞧那些男人和女人、土著和老外，操着不同口音和姿态，都想验证一下西安是个“文物堆堆”的准确性，都想一试身手碰碰运气。他们不乏精明之辈，手拿放大镜，看来看去不放心，唯恐那秦俑或汉俑里突然爬出几只蚂蚁。要不就捧起一枚玉坠，透过阳光照了又照，久久地分不清“蓝田玉”与“和田玉”的界限。有的转来转去什么也不买，狡狴的神色好似只挺摸武则天的臭裹布或法门寺佛指舍利掉下的碎渣渣。也有的望着屋顶或地面愣愣出神，寻思着纵然捞不到稀世珍

我生于一九七七年农历五月十五，算到今年，实岁四十九。但乡里老人代代传下规矩，到五十寿辰，总要提前一年庆贺，也就是常说的“做九不做十”。古人算年纪一向依照虚岁，孩子落地降生便记一岁。此后，每过一次新年，便添一岁，从不拿公历生日当作划分年岁的界限。从前人仰观四时流转，看透世事盈亏的道理，十代表圆满满溢，凡事满到极致，便容易走向衰减；九是至阳之数，读音又和长久的“久”相同，藏着祈求福寿绵长、岁岁安稳的心意。四十九岁提前庆贺五十寿，既是遵从自古以来记岁的老法子，也藏着避满守安的朴素心思。还有一层为人子女该守的分寸，只要堂上双亲尚在，便不宜大摆宴席四处张扬，只邀至亲围坐一处，煮一壶清茶闲话家常，压下心底生出的老去之感，时时揣着谦卑孝心。藏在生辰习俗里的这份温厚与恭谨，是漫长岁月慢慢教给我们的修身道